



# 美学 沉思集

孙子威 著

# 美学沉思集

· 孙子威 著

华中工学院出版社

## 美学沉思集

孙子威 著

责任编辑 徐汉明

※

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

(武昌喻家山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江西省修水县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5 字数：111,000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5,000

统一书号：10255-008 定价：1.0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用美学漫笔的形式写的文艺创作论。单篇创作看，似作者随兴所至，所写皆美的一叶；整观全书则自有系统。全书分为四大部分：一，美与美感；二，艺术美的创造；三，艺术美有别于生活美；四，艺术美的创作技巧。

本书旁征博引，文情并茂，既是理论著述，又是美的艺术散文，具有学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。正如著名诗人曾卓在本书序言中所说：读这些美学文章，使人兴趣，从中得到知识，受到启发。

本书可作为文艺理论和写作等课程的教学参考书，可供大学文科学生、文艺创作者、文艺理论工作者和青年文艺爱好者阅读。

## 目 录

序.....	曾 卓
情人眼里出西施.....	5
自我发现的喜悦.....	10
莫娜丽莎的微笑.....	16
艺术上的三级跳.....	22
万紫千红总是春.....	28
第一须观察.....	36
艺术家的眼睛.....	41
心灵的眼睛.....	47
楚雨含情皆有托.....	52
迁想妙得.....	57
为使石头都有生命.....	62
也谈美人必有一陋.....	73
大似国手棋.....	79
但见花鸟，不见纸绢.....	83
认识你自己.....	88

生活不就是艺术·····	98
半多于全·····	104
脱形得似，得意忘象·····	111
意足不求颜色似·····	116
生生不已，光景常新·····	122
如花入蜜，如盐入水·····	131
诗情非实情·····	135
诗情的假定性·····	140
诗情：感情的净化·····	146
燕山雪花大如席·····	154
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·····	163
背面敷粉·····	173
看景不如听景·····	179
好花看到半开时·····	185
语语微妙，便不微妙·····	192

## 后记

# 序

曾 卓

孙子威同志的《美学沉思集》即将出版，我想写几句话，因为是我建议他编这一本集子的，就我所知，还有不少读者也有这样的要求。

回顾一下解放以来的文学发展状况，在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偏向就是强调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（关于这个口号本身现在已有定论，这里就不讨论它），却很少去探讨文艺应该如何去为政治服务，轻视和忽视了文艺的特质和文艺规律，将文艺与政治（其实也就是文艺与生活）的关系作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。这种理论偏向反映在创作实践上，就出现了不少公式化、图解式的小说、戏剧，有着豪言壮语却缺乏真情实感的诗和散文。而文艺评论又往往只是就作品表面的倾向去加以肯定以至赞扬，很少进行认真的艺术分析，就是接触到，也只是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。实际的情况已经证明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真实地、深刻地反映现实，而是将丰富多彩的生活抽去了血肉，生硬地嵌入简单的模式。我们从中听不到作者心的跳动，却感觉到了作者态度的虚浮。那倾向性只是贴上去的标签。它对读者不能起到真正的教育作用，当然也谈不到艺术的感染力。

不尊重艺术的特质，也就不可能达到艺术效果，违反了艺术规律就会受到惩罚。这原是文艺学的基本原理，而我们是通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，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，对这些基本原理才有了深切的体会的。

生活是艺术的源泉。但文艺如何去反映生活，发挥它的效能呢？这里关联到艺术家对生活熟悉的程度，对待生活的态度，以及他如何去认识和理解生活；关联到他的艺术感受能力和表现能力。艺术家的思想必须化为自己的血肉，在创作过程中不能不带着爱憎。离开了生活的真实和流贯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（被思想所渗透、所提高的感情），就谈不上作品的倾向性。艺术作品总是客观与主观的融合，这才能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，这才能谈到作品的风格。

这是一个复杂的、丰富的精神生产过程。古往今来，已有汗牛充栋的著作对这方面进行过探讨，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辉煌的著作，这是我们应该加以继承的。但在这个广阔的文艺国土上，还有不少我们还未深入涉足的幽境，还有一些需要探讨的奥秘。而且，由于理论总是实践的总结，须要通过实践来丰富自己，而艺术又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，另外，其它的科学也在不断发展，对于文艺学研究的方法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能不产生影响。这样，就又为文艺理论开拓了新的领域，带来了新的有待究明的新课题。

近几年来，我国文艺理论界接受了几十年的沉痛教训，注意和重视了文艺规律和美学的研究，有关这一方面



的著作正陆续涌现。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。而作家、艺术家们在新的形势下，解放了思想，总结了经验，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，对生活作了严肃的思考，敢于闯入过去树有“作家止步”标牌的禁区，通过对现实的反映来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感受，在表现形式上也力求有所创新。这样，就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。而由于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相互影响、推动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壮阔的前景。是的，我们有理由将当前称为文学艺术的春天，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。

孙子威同志的《美学沉思集》就是一本有关文艺特质和文艺规律探讨的著作。他旁征博引，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或是以艺术作品作为例证，来解释和阐发一些论点，其中涉及到了艺术的审美特征、艺术美与现实美、形象思维、艺术欣赏的特质这一系列文艺学和美学的问题，坚持了能动的反映论，重视了艺术的辩证法。当然，他吸收了前人研究的一些成果，但都有所发挥。他也通过严肃的思考，在一些问题上说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和我谈过：作家写作，当创作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以后，就只能随着人物的性格去展开情节，那有时是出乎作家自己意料之外的。他写这些文艺短论时，也往往是在深入的探讨中，使自己当初只有一个大致概念的问题逐渐明确了起来，而且由一个论点又引伸或生发出又一个论点，而那也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。这是可贵的经验之谈，表明了他的探讨精神。文艺理论（也包括一切理论），即使是吸收前人或别人研究的成果，也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印证自己的感受，

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而不是简单地人云亦云，同时，也要有自己的见地。和文艺创作一样，文艺论文也要带着作者的体温和要有自己的风格。孙子威同志就是努力这样做的。这本文集中接触到的都是文艺学和美学中的一些原理，而文风亲切生动，说理深入浅出。我读这些文章时满怀兴趣，从中得到了知识也受到了启发。我相信读到这本书的读者将会同意我的感受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



## 情人眼里出西施

有的女子天姿国色，如《陌上桑》所描写的罗敷，谁见了都觉得美。但也有的容貌平常，甚至较丑，可她的亲爱者却认为美。如登徒子之妻，宋玉在《好色赋》里把她鄙得不象样子，而登徒子偏偏喜欢她，甚或以为貌若天仙。——这正是俗话说说的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。

其实，何止如此，一切美的欣赏莫不若是。

世上奇花异卉甚多。有人爱春兰，誉为“王者香”，有人宠雪梅，奉为“国之花”。唐人爱牡丹，取其富丽；陶潜爱秋菊，因其飘逸；周敦颐爱莲花，以其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世界各国，各有专好：或爱灿若彩霞的樱花，或爱红如火染的玫瑰，或爱冰肌玉质的玉兰……在人们心目中，唯有自己所最钟爱者，才是天下最美的花。

全世界的语言，有八千余种。究竟哪种最美？要问我，自然答汉语。若问别人，答复又不一样。都德在《最后一课》中说：法兰西的语言是“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”。俄罗斯的伟大学者罗蒙诺索夫说：俄语有“西班牙语的壮丽，法语的活泼，德语的有力，意大利语的温柔，此外还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丰富与具有表现力的简练”。在他看来，俄语几乎集中了一切语言的美。

我们伟大的祖国，本是最值得大家爱的。可是在那洋

奴思想严重的人的眼中，却是百事不如人，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。而爱国志士则不然。郭沫若早年在《女神》中，把祖国看成他所心爱的年青女郎，比为火中再生的凤凰。方志敏在《可爱的中国》里，把祖国视同生育我们的母亲，历数其可爱处。他说：我们祖国“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，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，都有令人爱慕之美。”“不但是雄巍的峨嵋，妩媚的西湖，幽雅的雁荡，与夫‘秀丽甲天下’的桂林山水，可以做睨一世，令人称羨，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，到处皆景，自城市以至乡村，一山一水，一丘一壑，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，都可以成为流连难舍的胜景。”正因为祖国如此美丽可爱，所以，历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赴汤蹈火，万死而不辞。

可见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乃是审美过程中一种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。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？

有人认为，这是因为“恋爱中的对象是已经艺术化过的自然”。这话颇有道理。不过其具体解释，却殊难苟同。他说：“你在理想中先酝酿成一个尽善尽美的女子，然后把她外射到你的爱人身上去，所以你的爱人其实不过是寄托精灵的躯骸。”这样说来，那情人眼中的西施岂不纯是一个心造的幻影？

不，美是有其客观性的。癞虾蟆决不会被误作白天鹅。

但是也得承认，在许多情况下，一个“情”字有很大作用。美与丑，本是相比较而存在的，世上没有绝对的美，也没有绝对的丑。正如《淮南子》所说：“嫫母有所

美，西施有所丑。”要欣赏对象的美，先要能发现对象的美；而要能发现对象的美，就得在社会实践中与对象建立血肉相连、呼吸与共的美学关系，真正做到知之深，爱之切。知与爱是互为因果的，知之深才能爱之切，爱之切才能知之深。这个女子本来不是西施，但因为你同她关系亲密，知之甚深，所以能在她身上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美，而为之爱慕，倾倒。也正因为如此爱她，你才能特别敏锐地深刻地全面地感觉到她的美。她的美因对你显得特别有意义，而引起你的特别关注，被推升到极为显要的地位，而她那些不大美的地方，自然也就被忽略了，被遮盖了，成为次要而又次要的了。可见爱可以左右人的注意力。由于爱的自然诱导与选择，美被强调，被放大，被突出，而丑被忽略，被缩小，以至视而不见，所以，本来也是寻常血肉做成的女子，却变成你的仙子。这倒不是你有意要欺骗自己，讨好对方，把她本来没有的美外加给她，而是因为经过你不自觉的艺术加工，你眼中的她不复是她自己的原身，而已是经你理想化了的变形。这就是有的女子在一般人看来并不怎的，而在情人眼里却成了西施的缘故。

在美的欣赏与创造的过程中，这个“情”字至关重要。魏巍为什么能写出那脍炙人口的名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？关键也就在一个“情”字。作者说：“我在部队里时间比较长，对战士有这样一种感情，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。每当我和他们坐在一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满心眼儿地高兴。我这次到朝鲜去，在志愿军那里，使这种感情更加深了一层。”正因为作者从心里眼儿觉

得志愿军是我们最可爱的人，所以才能充分地感受到他们心灵的瑰丽，从而情不可遏地高声赞美：“他们的品质是那样地纯洁和高尚，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地坚韧和刚强，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淳朴和谦逊，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！”我们的文艺家要很好地表现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人民，关键也在这个“情”字，——首先要有“爱”。要爱我们的党和人民，爱社会主义祖国，要爱得很深很深，才会深切地感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，才能从貌似平凡的生活发现最新最美的人，进而创造出最新最美的艺术典型。

既然“情”字如此重要，情参与了欣赏过程中美的创造，那么，情人眼中的西施究竟是真实的，还是虚幻的呢？回答是肯定的。西施者，天下所公认之美女也。但美女决不止一个模式。燕瘦环肥，各有所美。不能因为情人眼里的西施，不是吴越的那个浣纱女，就说她不是西施。我们既要承认美的统一性，还要承认美的多样性，这也就是美的二重性。马克思说：“人不仅在思维中，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。”“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。”①对美的欣赏更是如此。由于各人的主观条件不同，同客观事物的美学关系不同，各自所理想的西施也就不会一样，各自所能发现和欣赏的西施也决不会一样。在贾宝玉看来，林黛玉无疑是西施，可是焦大就不会爱她，焦大心目中的西施自张别是一样。有一千个情人，就会有一千个西施，这不是坏事，而是好事。春兰，

①马克思：《1844年经济学——哲学手稿》，第79页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夏荷，秋菊，冬梅，各人可以有所专爱，以为天下之最美者，但这并不排斥他人另有所爱，别有所重。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这个西施只能为这个情人所发现，这是事实，也很必要。美，是丰富多彩的。牡丹再美，而无百花，也装扮不了普天春色。如果千古以来，就只有那么一个旷世难逢的西施，那该是何等地令人遗憾啊！岂不使千万有情人苦煞，痛煞？愿天下人都是有情人，都来热爱生活，建设生活，发现美，创造美。

1981年4月



## 自我发现的喜悦

“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”——妙龄女郎喜欢对镜自我欣赏。

你看，《好事多磨》中的刘芳，新婚之夜，顾影自怜，她那娇羞之情透露出心头一股甜丝丝的幸福感。

《早春二月》里的陶岚，正在对镜梳妆的时候，忽见肖润秋在身后窥视，便把辫子一甩，回眸佯嗔：“你看什么！”这种明知故问掩饰不住她内心的骄矜。给人印象最深的，还是评剧《花为媒》中的张五可。当她得知王俊卿拒婚的消息后，心烦意躁，但又不便前去评说美丑。心想：“必是自己难辨拙与巧，我何不面对菱花仔细瞧。”结果她发现：“自己生来得俊好象鲜花一样娇”。于是坚信王俊卿要是见了她，一定会为之倾倒。

她们为什么都爱对镜自我欣赏呢？

我想，一是因为人不能自见其美；就象张五可说的：“自己难辨拙与巧，我何不面对菱花仔细瞧。”战国时代有个邹忌，不就是曾经因为没有自知之明，以致为左右所惑，一度真地以为自己比齐国的美男子城北徐公更美吗？二是因为镜中之“我”实在是自己的一个艺术创造。人们讲究梳妆，而不是听其自然，为什么呢？都是不满足于自然形态的“我”，而要有意地加以改变，使之更美。“三



分人材，七分打扮”，一切修饰都是为了把人理想化，美化。张五可在镜中所见，就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“我”，所以貌若仙子，比天生自在的“我”更美。人们理了发，穿上新衣，要照照镜子，就是要从镜子里看看自己这种艺术活动的结果，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。——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美感。总之，镜中之“我”乃是我的现实和作品，照照镜子可以满足人们对于美的追求，得到一种自我发现的喜悦。

当然，这个现象的意义远不限于其自身。

诚如费尔巴哈所说：“人是在对象上面意识到他自己的”。“人的本质是在对象上面向你显现出来的：对象是人的显示出来的本质，是人的真正的、客观的‘我’。”<sup>①</sup>我走到小河边，流水潺潺地对人说：“认识你自己！”我来到花园里，红杏含笑、碧桃点头地对人说：“认识你自己！”我散步在森林中，麋鹿欣然起舞、黄鹂巧啭歌喉地对人说：“认识你自己！”我徜徉于日、月、星辰的璀璨光辉之下，日、月、星辰都向人注目致意说：“认识你自己！”我爱生活，我爱这生机蓬勃的大自然的美。大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，人是大自然的有机的精灵。我欣赏杨柳的美，是取其婀娜多姿、含有春意的一面；我欣赏松柏的美，是取其坚贞不屈、富有生命力的一面；我欣赏高山、

<sup>①</sup>费尔巴哈：《基督教的本质》，转见《十八世纪末——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》，第571页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；参见《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》下卷，第30页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。